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年2月20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Moshe Feiglin)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 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Jacob Lavee)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 Sheba 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剪纸：打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3—5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1999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

兴。

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以色列国会举行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

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1999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从玩世不恭 到贤妻良母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

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发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

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

“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他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回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锦州监狱继续刁难吕开利家属与律师（一）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吕开利的家属和律师携带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同意会见吕开利的证明，依据正常的法律程序，到锦州监狱要求会见吕开利，仍然遭到狱方的无理拒绝，并威胁扣押。

吕开利妻子对丈夫又担心，对狱方的无理又气又急，昏倒在地。一个家属扶起她，悲愤地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这个家都被你们弄成什么样了？！快两年了都不让见，这马上过年了，见一见人你们还百般刁难，还扣押我们，你们还配当人民警察吗？简直是土匪行径。”

吕开利，男，五十岁左右，原辽宁省大连起重集团技术信息部工程师，一九八七年毕业于东北理工大学。自修炼法轮功以后，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单位任办公室主任，连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技术人员；在家里尊老爱幼，同事、家人都喜欢他。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屡遭绑架、劳教、判刑迫害，经历了二十三种酷刑，九死一生。

吕开利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被诬判十年，现非法关押在锦州监狱犯人医院。自从二零



吕开利入狱前的照片

一二年五月八日从盘锦监狱转押锦州监狱已经近两年了，狱方一直阻挠家人探视，家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听说他身体情况很不好，多次要求见人，锦州监狱都无理的剥夺家属探视权。

狱方刁难、威胁扣押家属

一月十六日当天，作为吕开利的申诉代理人，律师在锦州监狱办公楼三楼狱政处，向一位姓马的女警递交了会见手续，她说去请示领导。不久，她叫来了狱政处长高宽，高宽对律师说：“不能见。律师必须去当地派出所开不练法轮功的证明。”律师说：“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省局狱政处也都同意会见。根本就没有你这种要求，你这是无理的要求。”高说：“我们按照法律办事。”律师说：“是啊，我们都应该按照法律办事，请拿出规定给我们看看。”高拿不出来，他蛮横地说：“不能给你看，你爱哪儿告哪儿告！”

监狱无理的蛮横拒绝，家属对吕开利的境况更加担心，律师到驻监检察室投诉，没找到人，就找到狱长办公室，向狱长王占所投诉狱政处的无理做法，要求依法会见，王占所看了一下省监狱管理局同意会见的证明，让在外面等一下。不一会儿，狱长办公室主任王涛来了，见到家属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告诉你不让见吗？你还去找狱长？！”

家属说：“律师按照正常手续

会见，狱政处不让见，我们当然要找狱长。”王涛找来副狱长王洪博，他们先将律师叫进一间办公室，把家属挡在另一个房间，盘查律师的证件和手续，会见手续齐全，但仍然不让律师见，并撵律师走。

后来，他们盘查家属身份证，家属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王洪博和王涛及保卫处处长李汇林，还有一胖一瘦两个保安将家属连推带拽弄进门卫室，他们说：“你们今天别想走了，已经给你们当地‘610’打电话了，等‘610’来接你们吧！”

期间，副狱长王洪博说：“我们就是要打击法轮功。”吕开利的家人和他们据理力争：“我们没有犯法，我们要见我们的亲人，为什么扣押我们？！”

吕开利妻子当时就昏倒在地。几个人见状，怕担责任，连忙往外走，边走边说：“谁扣押你们了，你们走吧。”家属说：“人这样能走吗？快给我们叫个出租车。”几个人根本不管，匆忙离开门卫室，没了影子。

入冤狱遭折磨生活不能自理 家属探视权长期被剥夺

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大连法轮功学员在辽宁省辽阳县有线电视成功插播《九评共产党》一个半小时。中共出于对真相的恐惧，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吕开利等法轮功学员，被以陈欣为首的中共大连国安国保便衣警察暴力绑架。便衣闯进吕开利等法轮功学员租住的房子，挥起棍子劈头盖脸就打。吕开利被秘密转移到辽阳市看守所，期间遭受辽阳市国保大队长刘勇等以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的“辽阳四大恶人”的酷刑折磨。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宣教者无罪。法轮功学员无论制作、散发真相报刊光盘、《九评共产党》等等，所揭示的内容完全是事实，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完全是合法的。

被锦州法院冤判，王彦秋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多钟，在辽宁锦州市公安医院，锦州法轮功学员王彦秋脚戴镣铐，被锦州市看守所两名警员架着检查身体、看病。据目击者称：王彦秋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但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看守所的王彦秋身体一直处于病态：严重贫血（血色素不足五克）、高血压，还有子宫肌瘤，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与她同时被关押的周玉祯目前血压高、血项指标高。

锦州法轮功学员王彦秋和周玉祯是在二零一三年七月被绑架的，二零一四年一月均被冤判四年，目前王彦秋已提出上诉。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1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 $1/100000$ ），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的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92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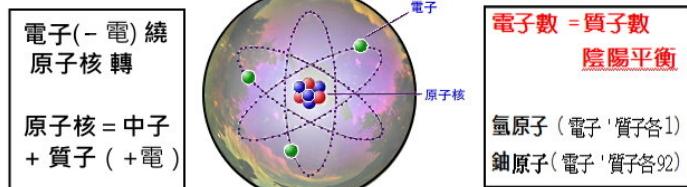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₂）是2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6个碳原子+12个氢原子+6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C₆H₁₂O₆）。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

原子结构图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5%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25%是暗物质，更多的70%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仅9岁的玉荣和11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20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了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是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